

夏日掠影



夏日，原是一個童話般的季節，起碼對我這般熱愛幻想的人來說，夏日就是一個童話。更年輕時，常懊惱夏日短暫，還悄悄作了一首詩；記得好像提到，夏天是個跑百米的選手，跑過亮藍的天空與海洋，碧翠的山巒等等，最後戛然而止於落木蕭蕭下。時隔多年，想起來不禁莞爾，詩內時空交移的速度倒像一陣旋風。因為喜愛夏天，總是埋怨夏天短暫。年齡漸長，看得多了，儘管蟬鳴雄壯，山翠天青，而夏日已不再是仲夏之夢，反而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，領帶鬆了，妝也溶了。台北找不到清清爽爽的夏日，對季節詮釋的無奈，只有躲到睡眠裏去。

那年，意興風發，與幾位摯友誓言不考上醫科絕不罷休，於是踏入補習班。我們幾個原本程度就不差，因此頗受各科老師器重，倒也顯得信心十足。週末留在班內自修，我與貞信走到模範作文欄下聚精會神的看著。貞猛一回頭，緊緊握著我的手。只見一顆大頭毗牙咧嘴的笑著，近的好像要貼上來，我倆不禁倒抽一口氣，奔回坐位。其後，多次下課期間，總有信丟到貞桌上，滿紙都是：

「我生命裏顫抖深淵般的憂鬱！」
「是誰將在重重黑暗中為我升起耀眼的灯火？」

「我是洛陽少年，擊劍、任俠……」
我們向來自命最不屑情溢於文以及乏國家民族使命感的人，著實取笑了好

一陣子。總是一個傳一個看，大家撇嘴一笑，誰也沒理會。有一次下課他竟坐到講台，與緊鄰講台的貞談話。我坐在後面，只見他將頭垂得很低，不知說些什麼；貞向來脾氣好，却站了起來，轉身出去，班上靜默下來，接著爆出哄堂大笑。我面對著他，見他臉色轉紅轉紫轉白，好不容易站起來，走回去。後來沒見過他再寫信。

考完，貞來找我，攜來一信：

「我怎能說明夢想只是我少年的輕狂？傷懷只是我年輕的病症？如今老在江湖。」

年輕一如冬天已滅的爐火，淒冷煙迷；青春一如暮秋的枝葉，危危墜下。

此時我覺得比任何時候都跌宕，為一個輝煌歲月的式微；

遽然打開窗，打開門，面對譁然的海，洶湧的濤，拍打心岸。

這世界原應有風信子的，讓它先傳送潮汐及季節更替的訊息，

因為這劇變，已使一卑居黑暗的植物，不知如何向陽。」

走到屋外，與貞攜手沿著樹蔭走過，偶有一絲涼風吹過，在懊熱的午後，竟也感到一陣哆嗦。人的成長，有快有慢，過多而早熟的教育，使我們漠視別人的情懷；過多的理智，使我們不但壓抑自己也壓抑別人的感情。

許多童話就是這樣踩碎的。

及頸的短髮，禁也不是；才上午就熱不堪言。

考完期末考當天，放肆的吵著母親陪我去剪髮。我盤腿坐在搖椅旁，絮絮的抱怨考前種種非人的生活，汗水把風扇吹的揚起的髮絲吸在面龐，這樣細細的髮絲，却拂的心緒繁亂。媽說，什麼短髮也比不上紮馬尾涼快。我即刻展開一陣雄辯，媽嘆了口氣，骨扇在我頭頂敲了一下，站起身，答應陪我剪髮。不過還是那句話：「道理說的愈多的人，愈覺得別人無理，愈守不住應守的道理，你們年輕女孩，就是這樣。」

她總提起「你們這群女孩」，不過，媽說的不錯，我們這群著名女校畢業的學生，人人善於說理，人人有自己的道理，心裏是誰也不服的。談久了，我覺得好累，人人有理，真理在那裏？有回看了以撒·辛格的小說，談話時，溜了一句：「世上本無真理，靈魂也有教派的吧！帶那一頂羽冠昇天呢？」記得被取笑了好久。所以還是喜歡和媽媽聊天，穩穩當當的說，却凡事明朗有致。

櫻昨晚來電話，要我參加婚禮，還要隨侍她。到現在我還覺得，彷彿不似真的。初踏入她的房間，離迎娶還好一陣子。她正襟危坐背向我，出神的望著窗外，輕喚一聲，她一回首，我不禁脫口而出：「好美！」

她向來輕顰淺笑，說起話來却鏗鏘有力，一向瞧不起讀自然科學的人，尤其女人。認為全然失去「靈性」，即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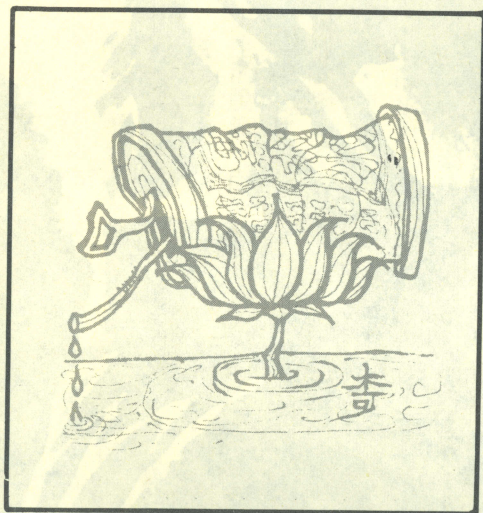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面前，也處處顯露文人的傲氣。與她的為人一樣，每次的愛情均始於情緒而終於理智，如大夢初醒般，我常說，櫻是最活在自己圈子裏的人。

恭喜兩字，醞釀了許久却總說不出口，唯恐引起她的不悅；或者讀自然科學的人比較鈍些，我的言辭每每配合不上她的情緒反應。每次介紹她的男友總是不同，往往兩人談了半天，才知道指的不是同一個人，這次的婚姻也是一樣。坐了一會兒，是她先跟我提起翁先生的。

「補習日文時認識的，我的老師，大我十多歲，班主任。」她說。

我不禁愕然，她向來看不起補習班的，尤其是開補習班的「傢伙」。

「什麼事、什麼想法都有個段落，它們都是獨立的；我可以在另一個階段開始。」櫻又說了許多，我雖滿腹疑惑，一時也語結。



記得她初上大學，雖是私立院校，却是嚮往已久的中文系，倒也滿面春風，到家裏來找我時，談及未來。她站起來，背抵窗沿，睜著大眼睛望著我，手舉成一完美弧形，強調將致力於文學創作，並舉楊喚的詩道：

「直到有一天我死去，

像尾魚睡眠於微笑的池沼，

我才會熄燈休息，

我，才有個美好的完成。

如一冊詩集，

而那覆蓋著我的大地，就是那詩冊的封皮。」

那美好的身影，至今尚印象深刻。回家的路上，滿天星斗，許多人家在磚道上乘涼。幼時在鄉村夏夜納涼的回憶湧上心懷。有回捉了一罐流螢，用蓋子蓋住，像極一個灯泡。我摸黑在無人的屋子，看一罐流螢發光，好高興，後來睡著了，蓋子沒打開，早上醒來，螢火虫全死了，傷心好久。這樣多的感情隨著年歲的增長，不但沒有忘記，反而擦拭的更明亮，觸手可及。感情如何獨立呢？一個人若能獨立自己的感情，是多麼冷酷。

幼童在我身旁追逐，輕夾著父母的斥喝。家，是四面由「愛」砌成的，若如櫻所說的，婚姻與家庭不過是一個過程，那什麼是永恒的？

年輕而傲慢的我們，用種種言辭來妝飾自己，當雙手高舉聲嘶力竭的吶喊時，仍不知即將焚燒終結。